

第四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获奖作品集



失语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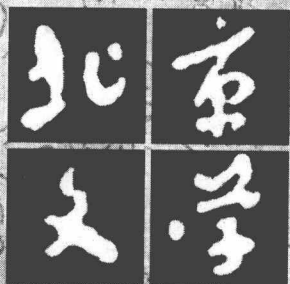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乔 叶	失语症
袁劲梅	罗坎村
方 方	琴断口
季栋梁	招惹
叶广苓	小放牛
阿 袁	鱼肠剑



地震出版社

第四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获奖作品集



失语症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北京文学月刊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语症：第四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获奖作品集 /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北京：地震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028-3911-6

I. ①失… II. ①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0269 号

地震版 XM2399

失语症——第四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获奖作品集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责任编辑：赵月华

责任校对：孔景宽

出版发行：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100081
发行部：68423031 68467993 传真：88421706
门市部：68467991 传真：68467991
总编室：68462709 68721982 传真：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网址: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印）次：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460千字

印张：27.25

书号：ISBN 978-7-5028-3911-6/I (4582)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四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

评委会名单

主 任：陈启刚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
朱明德 原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副 主 任：刘 恒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秘 书 长：杨晓升 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兼执行主编

副秘书长：吴双明 北京文学月刊社副社长

评 委：李敬泽 张颐武 李洁非 孙 郁 白 烨
施战军 章德宁

目 录

失语症	乔 叶	001
罗坎村	袁劲梅	055
琴断口	方 方	104
招 惹	季栋梁	155
小放牛	叶广苓	184
鱼肠剑	阿 袁	227
鬼魅丹青	迟子建	287
美丽的日子	滕肖澜	340
世上最美的脸	薛 舒	377

失语症

乔 叶

乔叶，女，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我是真的热爱你》等三部长篇小说及中短篇小说集《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另有散文集《孤独的纸灯笼》《坐在我的左边》等多部。在《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五十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刊物及年度小说选本转载。曾获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一、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三、四、五届河南省文学艺术成果奖，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十二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八届《十月》文学奖，首届《人民文学》新浪潮小说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以及“2006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

离婚的念头像一只越长越大的鸟，早就展开了两个翅膀，在尤优心里盘旋，可是它飞不出去。尤优开不了这个口。无法开口往往有两种情况：一是没理由，二是理由太多。起初，尤优不清楚自己是哪个，后来她才明白：自己是二者兼有。而之所以既没有理由又理由太多，是因为她没有大理由，有的都是无数斑驳混杂的小理由。这些小理由虽然琐屑，却很壮实，而且四处

蔓延爬动，咬噬得她浑身痛痒，让她越来越不堪忍受。

如虱子。

虱子的萌生是从李确踏入仕途之后。

当年，她和程意决然分手选择李确，与其说是迫于母亲的高压威逼，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隐蔽投诚。她的理智在母亲反对程意的同时其实也早已开始悄悄背叛着程意：程意虽然浪漫，但是过日子就不太靠谱了。天天厮缠又怎么样？海誓山盟又怎么样？至情至性至真至纯又怎么样？拥抱着她吼叫着说绝不罢休又怎么样？仅仅是个被聘用的朝不保夕的健身教练而已。殷实的家业和优裕的工作是一幅厚锦，所谓的爱情不过是花。父亲去世之后，备受溺爱的哥哥尤良紧接着倾尽家里的积蓄成了家，她守着寡母过着孤女的日子，越来越看重的，就再也不是锦上的花，而是花下的锦。

相比于程意，李确的优势就是有锦。工作稳妥——云城市人事局公务员，性格稳妥——不苟言笑端庄平和，家世也稳妥——李确父亲生前曾任地方高官。稳妥乘以三，就是一幅三层的厚锦。程意的花她享用够了。现在，她需要的就是这锦。

“优优，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吃分手饭时，程意手握筷子，如握一把刀，脸上的神情坚若磐石，“我绝不会放弃。”

“我们有缘无分，”尤优压抑着程意的痴情在她心头泛起的甜蜜虚荣，尽量让自己显得沉静成熟，“你还是把我忘了吧。”

后来，李确从人事局调到政府办秘书科，又从副科长、科长、副主任到镇长、镇党委书记，两年前又回城当上了水利局长。一路走来，步步着锦，直至在云城这个百万人口的县级市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官场新贵。尤优才发现：她的锦已经让她越来越窒息。

李确对她是好的，但那种好是有棱有角有边有沿有分有寸的那种好。他觉得该让她知道的事：人情礼数，眉高眼低，他会不厌其烦地对她谆谆教诲。在这种教诲中，李确对她说的最常用的词就是两个：要和不要。要从猫眼里看清来客，不要随便开门。要仔细甄别一下来电显示上的号码，不要随便接电话。接了电话之后要过过脑子，不要随便说。如果送东西，除非他事先有叮嘱，否则不要随便接纳。有人朝她打听他，不要说得太多，最好能含糊过去。在任何场合都不要打听闲事，也不要传闲话。他觉得她不该知道

的，就会对她严丝合缝闭口不谈，不让任何信息越出嘴唇半步。有时候尤优在外面听到什么风声回家问他，即使是路人皆知，李确也是那四个字：“我不知道。”

“是人都知道！”尤优气愤至极。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知道，反正你知道的途径不是从我这里来的。”

尤优静默片刻。

“我们是夫妻么？”

“怎么了？”李确问。

“我们是不是最亲的人？”

“当然。”李确笑。

“那你为什么对我还藏着掖着？”

“就是因为我們是最亲的夫妻，我才不想让你知道那么多。这才是真的对你好。”李确说，“好奇心不要太强。这不是个优点。”

“在你的那些要和不要条约之外，我能做主的事情是什么？”尤优道。

“做好你的工作，当好一个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这就够了。”李确说。

“对你来说是够了，对我来说，还不够。”

“没办法，委屈一下你吧，谁让你是我的老婆呢。所作所为对我前途影响最大的那个人，只有你。”李确安慰地抱着尤优，“我知道你还记恨我停了你的那个舞蹈培训班，等退休了，我们好好办一个。”

“到那时候，恐怕我只能去练太极拳了。”尤优说。

在调进统战部工作之前，从师专艺术系毕业的尤优是云城市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教两个年级的音乐，全校学生的体操，另外还在课外办了一个自己的小小实体——“优优舞蹈培训班”，专门培训小女生们的舞蹈。也就是在办舞蹈班的时候，尤优认识了同一个楼层的健身俱乐部教练程意。音乐和舞蹈都是尤优的特长，相比之下，舞蹈是特长中的特长。师专毕业时，全系汇报演出的舞蹈类节目都是她编排的。培训班一开班就招了四十多个学生，经过尤优的细心调教，孩子们表现都很出色，年终和文化局联办了一场专题汇报演出，震动全城。尤优的事业顿时风风火火，名声大噪。和程意分手跟李确结婚后，李确通过关系将尤优调到了市委统战部，尤优本以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办舞蹈班，不料却麻烦重重：李确介绍了不少领导的子女、外甥

和侄女进来，学费全免不说，还都争强好胜。年终汇报演出，几乎每个领导的关系学员都要求上独舞，群舞里也要求站到最前排的“舞尖”位置。按李确的意思，是泥都上墙，抹匀便罢。可那些孩子的水平高低不齐，尤优实在无法一一照顾到。于是她不管不顾，按自己的意思排了节目。没过几天，李确郑重地和尤优谈心，说：“优优，停了吧。”

“为什么？”

“为了我。”李确说。他说尤优办舞蹈班太累了，他很心疼，这会让他在工作中分心；他说惹人容易为人难，本来是送人情的事反而成了欠人情，不划算；他说领导们的心都很骄傲，哪个他都得罪不起，整天为此提心吊胆，不如不做；他说有领导和他聊天时谈到政府官员家属做生意会影响官员的升迁，他如果还想进步就不能给人留把柄……

“我办班和你进步有什么关系？”尤优诧异极了，“怎么会成为你的把柄？”

“我们不结婚，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一结婚，就什么都有关系了。”李确说，“你难道不清楚么，你不是和我一个人结婚，你是和我的一切结婚。”

“既然如此，我们离婚吧。我不想和你的什么都有关系。”这句话突然从尤优的心头跃出，直奔向她的喉头。就要冲出去的一刹那，她起身跑到卫生间，吐了。

她怀孕了。

往往如此。每当她想要出口的时候，总有什么东西会把这句话给压下去，或者有什么东西会代替这句话顶出来：哥哥尤良的工作，同学想要一个额外的职称名额，朋友想要从银行贷款，同事买房想多压下几个点……都需要关系，都需要李确。李确不是她一个人的，渐渐以他为圆心，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利益集团。无论情愿不情愿，她都被裹挟在了这个利益集团里面。这个集团的很多部分都和她丝丝缕缕粘粘连连，如果没有一把足够锋利的快刀，她就无法下手去斩断这团乱麻。有时候，尤优甚至暗暗期望李确能花心一些，能在外面有一个女人。为此她特意让自己神经过敏了很久。可是，没有。李确身上从来都没有特别的香水味，连一根长点儿的头发丝都没有。李确这个稳妥的人，稳妥得使她找不到任何充足破绽能让她有力量提出离婚——李确除了工作忙之外，对她确实也还不错。再说，还有儿子。

尤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说出口。或许，永远都不会说出口了。

无聊至极的时候，尤优也会想：如果当年选择了吴可非，恐怕做个官太太也会比较有趣吧？吴可非是她的师专同学，个子高挑，性情机敏，言语诙谐。在学校时追过她。她对他毫无感觉，立马拒绝。毕业后两人都回到了云城，吴可非直接分到了市政府，和李确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现在已经成了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前些时和李确一起被提名成副处级干部后备人选。他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谈笑之中处理事情游刃有余，贪污受贿的笑话常挂嘴边，给人的感觉却是清爽无辜。他不像李确那样周吴郑王，如果和他结婚，或许会既不古板又不夸张，既疼她又懂她，既有原则又有情调……当然，也只是想想罢了。每当真的碰到吴可非，尤优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知道：作为同一年龄段和同一级别的地方官员，他是李确潜在的政敌，而她是李确的妻子，她对他，一定要撇清，再撇清；警惕，再警惕。

二

又下雪了。尤优坐在80路公共汽车上，拎着大大小小一堆袋子，看起来像个服装批发商。每年年末的这个时候她都要趁个双休日来省城“黄河路服装市场”大逛两天。一般是周五下午到，周日下午返回，住在姨妈家，正好顺便看看姨妈。

“真是搞不懂，怎么说都是一官太太了，出门还坐大公交，还来这种批发市场采购打折货。”表姐笑她，“是装穷还是会过？还是在我们这里也搞形象工程？”

尤优笑笑，不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呢？她在省城打车，花的是自己的钱，那干吗要打？至于打折货，质量花色都不比大商场里的差，价格却要低得多，那她干吗要和自己的钱袋过不去？要她主动去跟李确说报销的票和购物发票，那等于在用刀子割她的嘴。她绝不沾李确这种光。至于官太太这个词么，她从来就都不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什么是官太太？她忽然想起自己陪市委陈书记的太太吃的那一顿饭来。那是陈书记刚到任不久，请手下的要员们简餐。因书记携带太太，要员们便也都带了家属。说是简餐，怎么可能简？自是美酒溢杯，佳肴满目。但气氛是简的——和一把手吃饭，谁都不敢乱说，谁也不敢乱动。除了书记两口子，所有人的手机都自觉调成了振

动。男人一桌，女人一桌。尤优冷眼看去：男人们围着陈书记，女人们围着书记太太。书记如同皇上，书记太太如同皇后。相比之下，女人这一桌要好些，不时有人说些家长里短，胭脂绸缎，还不至于太过冷清。忽然，书记太太伸手去拿水果的时候把手边的果汁碰洒了，坐在她左侧的财政局长太太连忙去扶杯子，坐在她右边的人事局长太太则连忙去擦桌上的果汁。眼看着果汁就要滴到书记太太身上了，坐在尤优身边的城建主任太太“噌”的一下到了书记太太身边，把自己的袖子按了上去。而书记太太任由人们忙碌着，淡淡的面色里还隐约流露出些微不悦，连个“谢”字都没有。

那才是官太太啊。

而自己呢，尤优想起不久前自己去逛商场，水利局的一个副局长也和老婆在逛。和尤优邂逅后，副局长连忙支使老婆跟着尤优，但凡尤优在哪个衣服前稍稍一站，那个察言观色的副局长老婆就立即拿出钱包，摆出一副要付账的架势。尤优实在是忍无可忍，只逛了一会儿便借口有事匆匆而逃。

——不喜欢巴结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巴结。尤优承认：官太太这个身份放到自己身上，实在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浪费。

当然，就是再没有官太太的意识，有一些身为官太太的光她也是不得不沾的：她常常免费坐李确的专车，时不时还会有超市的储值消费卡供她买油盐酱醋，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人送牛奶、饮料、水果、蛋糕和鲜花之类的东西上门。

“都不能久放，坏得快。”尤优看着这些东西就发愁，“还不如送个板凳呢，能多使两年。”

“哧。”李确笑她，“收礼就已经过分了，还挑剔人家送得好不好。你可得在脑子里给自己绷根儿弦，别学那些官太太，自己被惯坏了，还连累老公犯错误。”

“你有成绩就是党给的，有错误就是我连累的？”尤优没好气，“我不敢当。”

但这些东西确实是尤优的负担。礼品数随着李确职务的升迁水涨船高，在李确当镇长的那一年就让尤优的心理容量抵达了饱和——家里的储藏间和二十平米的地下室全满了。起初她仔细查看着保质期，挨个儿送了朋友和哥哥尤良。后来尤良直接开车来她家拉，说是帮他们腾仓减压。李确知道后大为光火，说东西倒是无所谓，如此张扬的效果似乎是他收了无数礼似的，影

响实在恶劣，以后统统内部消化。尤优说可以低价卖给小卖部和超市，李确更严厉地警告说早就有媒体报道过这种事，一旦被人发现，就是丑闻。于是尤优就只有更仔细地查看着保质期，把牛奶当白水，把果汁当茶水，有计划分步骤地慢慢享用。而其实她最习惯喝的还是白水。实在喝得恶心的时候，她也会趁着黑夜把饮料一点一点地丢在小区里的垃圾箱中，像做贼一样。

和尤优的心态截然不同是婆婆。老太太当惯了老太君，对收礼很有心得。过年过节，从不急着买礼物。一次，老太太带孙子逛超市回来，儿子向她学舌：“我想吃火龙果，奶奶不让买，说过两天就有送的了。”一周之后就是中秋节。母子俩对待礼品的态度非常一致：自己吃，除了大儿子李正家，绝不外送。实在吃不了的，老太太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掉。尤优曾和老太太聊过，期望她能提供个比较好的渠道把东西送出去一些，老太太当即说：“有些善心发不得，有些福气得留着。”尤优郁郁道：“我姥姥说过，福气太多了也是罪过。”老太太向李确告状，说尤优咒家。尤优从此沉默。她知道如果自己再说这种话，在这个家里面临的将是更多的敌人。

眼看又是一个新年来到，牛羊猪肉自不必说，鸡鸭鱼兔肯定也是应有尽有。卤肉和炸丸子各一大筐，各种荤素饺子馅也必是色色齐全，蔬菜们一定会群英荟萃，水果们更是七彩缤纷：西瓜是红瓤黄瓤有籽无籽若干种，苹果是青的黄的绵的脆的若干种，梨是酥的蜜的新疆的砀山的若干种……储藏间和地下室里的中秋礼品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服用刚刚腾出的位置，很快就又得满满当当了。前面的座位上有人在看报纸，报纸举得很高，大标题映入尤优的眼帘：市民政局给福利院老人送来“大红包”。如果可以的话，尤优想：我也真想把那些“礼”都送给那些老人啊。

旧雪不净，新雪又蒙，路面很滑，公交车开得很慢。将近下午四点，尤优终于磨蹭到姨妈家的小区。李确说车下午三点就过来接她。果然，一进小区门口尤优就看见小董在车边抽烟。小董原来给局党委马书记开车，后来李确调任局长，马书记力荐小董，说小董的技术好，在水利局快十年了也没轮到给局长开车，该给解决解决了——给局长开车不仅是车好的问题，作为局长的贴身亲信，各种各样的好处也是很可观的，因此是一个紧俏的差事。李确看着马书记的面子，不好意思拒绝，也就用了。看见尤优，小董连忙迎上来接东西。从车里出来了一个人，作势去接尤优的坤包，尤优定神一看：戴着黑边眼镜，微微笑着的那个男人，不是吴可非又是谁？

“你怎么来了？”尤优诧异。

“接你啊。”吴可非说。

“那岂不是折煞我？”尤优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来办事，车坏了，蹭李确的车过来，顺便接你。”他笑，“俺们乡下人，好久没进过省城了，想过过眼瘾。”

说话间已经上了车，出了城。吴可非和尤优寒暄了两句，便陷入了沉默。尤优也不再说什么。同学数年，他们是很熟的熟人，一向懒得多说废话。而那些不是废话的话，有司机在一边听着，也还是免了为好。

视线逐渐开朗起来。城外的雪意更浓。路面上的雪虽然已经被清扫干净，但都堆到了两旁，如厚厚的羊毛滚边。两边的田野由近及远，全都是一片皑皑白色。路边隔离带的树木枝杈上，雪在任何一个平处和凹处都白白胖胖地安卧着。都是雪。哪里都是雪。雪在这个冬天下疯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雪？想不通。这是老天爷的事。可尤优还是忍不住要想。她不由得想起那些关于雪的词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玉宇琼枝。粉妆玉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还有另类一些的：雪，你这虚假的纯洁。大地穿着孝衣，在和什么永别？

尤优摇摇头，仿佛要把最后一个句子从脑海中摇去。这是个凛冽的晦气的句子。车正在高速路上飞奔，还是不要想了吧。

有短信进来，是一个房地产广告，尤优删掉。接着又是一个号码陌生的来电，尤优不接。铃声又起，是程意的电话，尤优再次挂断。她不能当着吴可非的面儿接程意的电话，她怕自己的声音会露出破绽。短信铃声再次响起，是程意：“雪大路滑，注意安全。”

尤优微笑。昨天，她刚刚和程意见过面。

“谁的短信？谁的电话？”吴可非的语调有些敏感。

“要你管。”尤优道。暗笑他的紧张。他有什么可紧张的？自己又不是他的什么人——但是，且慢，尤优的心突然一揪。他今天的出现还是有些蹊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机关事务管理局那么多车，他到底为什么要单单蹭李确的车？

她马上给李确拨电话。李确关机。

“李确干什么呢？”她问小董。小董不语，回头看了吴可非一眼。

尤优冰寒。把目光转向吴可非：“怎么了？”

“没什么。”吴可非迅疾地说。因为过于迅疾，反而显得心虚。他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口气犹豫起来，似乎这是个让话出口的契机，但这话又实在让他难以出口：“……有一点点儿事。”

“什么事？李确怎么了？”

“你要镇静。”吴可非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烁着软弱的光，“你要镇静。”

“李确怎么了？”

片刻静默。

“出车祸了。”

尤优觉得自己仿佛被什么猛击了一下，向后靠去。停顿瞬间，又坐起来。

“他现在哪里？”

“梅新市二院。”梅新市是一个地级市，辖管云城。

“情况怎么样？”

“处理得很及时。”

“我问的是他的情况！”

“因为用了镇静药物，他现在……在睡觉。”

尤优沉默。

“医生说，”吴可非说，“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然后吴可非自顾自地介绍：就是今天上午，李确准备到各乡镇水利所拜年，小董母亲突然打了个很急的电话让小董回去，说他父亲突然滑了一跤，可能是骨折了，得马上送医院。李确就给小董放了假，坐着局里的一辆破面包下了乡。返回途中，一个小货车迎面而来，躲雪堆打方向时因为冻雪而失去了控制，车横到了路中央，李确坐的面包车也因为雪滑刹车无效，便撞了上去。司机撞断了鼻梁，头部外伤。李确的外伤不碍事，内伤却很关键：左脑外囊受伤出血，也就是脑外伤引起了脑出血。

尤优听着，似乎又没听。她的脑子里没有了清晰的意识。她把脸转向窗外，突然觉得白色就是刀刃上的寒光。再也没有比白色更狰狞的颜色了，她想。

“没事。你不用太担心。”面对尤优的寂静，吴可非仍旧空空地安慰着。

尤优持续沉默。吴可非今天的角色显然是工作角色，话语也都是工作话语。她知道自己和吴可非无话好说。她忽然想起，那年一个同事的丈夫车祸

去世，李确的大哥李正因为在市交警队工作，第一时间知道了消息，就通知了她。她赶到医院时——也是梅新市第二人民医院，同事还没有到，她就在大门口候着，远远看到同事匆匆忙忙走来，她就开始颤抖。同事走到她面前，还慌慌地笑了笑，问她：“怎么样了？”尤优一把抱住她，说着：“没事。没事。”然后两个人便相拥痛哭起来。

没事。没事。她知道这是谎言，但她却还是不由自主地要这样说。用这样的词语来安慰对方，安慰自己，安慰那个巨大的事实。仿佛用一层轻纱来遮掩一个裸奔的人。那时候的她，人都死了也还可以对当事者说“没事”，吴可非的“没事”又能解析出多少真相？

电话和短信接二连三地进来，尤优都没有看，也没有接。她只想赶快飞到医院，看见李确。她知道这个时候吴可非的话不可信，任何人的话都不可信，最可信的，是自己的眼睛。

三

到了住院部楼下，李正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的眼睛虽然红肿着，但是表情只是凝重和肃穆，并没有想象中可怕的悲怆，尤优稍稍放了些心。李正告诉她：老娘和儿子都已接到他家。他对他们撒谎说李确夫妇去外地出差开会了。怕外人向家里打听情况，把家里电话拔了，说坏了。又派他女儿在家装病，他老婆陪着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老太太一忙活，就顾不上寻思了……”

“李确呢？”尤优打断李正的话。李正说他住在神经外科308房，一会儿上去之后她得先到医生办公室一趟，和领导们见个面。

“他们见我干什么？”

“你是家属啊。慰问家属是例行规矩。”李正说，“他们等了很久了。有的领导还跑来了两趟。”

尤优无语。云城不过是个县级市，但是越到小地方，领导就越像领导。到了三楼，吴可非抢先一步出了电梯，喊道：“来了来了。”走廊里聚的都是人。凭感觉尤优知道都是认识的人，可她谁也不看，只是从人群中目不斜视地穿过，走进医生办公室，一股浓烈的烟味儿，领导们都站了起来，礼貌地、节制地朝尤优笑着。尤优走过去，一一机械地握手：副市长，副书记，

副主任，副主席……两个大院的正职陈书记和范市长端然立于众人中间。陈书记高瘦白，范市长矮胖黑，两个人站在一起，就像是说相声的搭档。

“李确是我们的好干部。”陈书记严肃地说，“我已经和院方打过招呼了，叫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李确。”

“现在运用的是这个医院最好的技术力量，措施很得当，你不要太担心。”范市长语调温和地补充。

“尤优，李确的抢救很及时，多亏了领导们的关心和爱护。”李正说着，几乎是恳求地看了尤优一眼。尤优知道：自己的沉默已经给他造成了极度的不安。

“谢谢。”尤优生硬地吐出两个字，“我现在去病房。”

走出门口的时候，一个短发女人抓住了尤优的手。

“尤优，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面对。”她说，“你一定要坚强。”

她个子不高，穿着黑呢子短大衣，很精干。尤优知道她是常务副市长苗青。苗青原来是梅新市教委的副主任，调到云城有三年多了，她刚来的时候，李确还在一个乡镇当党委书记，她不摸基层的行情，闹了几出笑话，被那些乡镇干部们到处传诵。最出名的一个典故是：几个镇长接二连三地去找她批经费，她叫苦道：“没钱啊，早就吃了明年的米啦。你们谁也不体谅我，只会一个一个来折腾我，都不知道我这儿的窟窿有多大。”这话被荤意双关之后，引为笑谈。李确看不过去，推心置腹地向她谏言，她先是大怒，反省过后便悉数采纳，并从此对李确另眼相看。

尤优朝苗青点了点头。

“谢谢各位领导，领导们都辛苦了，请回去好好休息吧。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向领导们汇报……”不用回头尤优都能判断出李正说话时的样子。他说出的每个字都和他的腰一样谦恭地弯着。

尤优一直走到308，推开了门。李确的呼噜声马上进入耳膜。他果然一副正在睡觉的样子。白色的被单盖着他的身体，只露出脸，头发已经剃光了，脑袋左边插着一根管子，管子连着一个软袋，里面都是猩红的血水。鼻子上是氧气管。手脚上全扎着针，挂着输液管。

病房里坐着马书记和小董，两人一起站起来。尤优俯身看着李确的脸。

“李确。”她喊。

李确的回答是一声声呼噜。看着李确仿佛酣睡的面容，尤优的心头突然

涌起一个词组：我的男人。李确是我的男人。这个躺在病床上的男人，是我的男人，是和我结婚生孩子和我做过爱的男人。她这么想着，忍不住又喊：

“李确。”

“睡呢。”马书记说，“你先喝点水。”

“我不渴。”尤优说，“我要见医生。”

医生说出血部位不是很关键——大脑里没有不关键的部位，所谓的不关键只是相对而言。出血量也不能算少，目前是通过打引流管正在往外排里面的淤血，下一步治疗要等过几天再做过CT之后才能确定。现在只能这样了。

“最重要的是出血要止住。”医生说。

“他什么时候能醒？”

“他现在是昏迷，”医生更正，“昏迷期一般都得三四天。”

尤优默坐至深夜一点，李正要尤优去睡觉，说马书记派四个人来轮班，加上他和她，一个家人配单位的两个人组成一班，每天分成两班轮值。因此尤优现在的任务是休息。他们已经在医院旁边的小旅馆订了房间。尤优执意不走，李正沉默良久，道：“去吧。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尤优起身，不再争执。

黑漆漆的天空，雪地却那么白。尤优小心翼翼地踩到雪上，每走一步她都对自己说：“不能滑倒，不能滑倒。李确还在病床上，我要是滑倒就不能好好照顾他了。”

走进小旅馆。她一进房间就扑倒在床上，泪水滂沱。畅快的哭泣中，她一遍遍地低声骂自己：“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害的李确。”她也知道这事其实和自己没关系，可她就是想骂自己。泪水里，无边无际的愧疚汹涌而来，离婚的念头再次显露，却已是尸横遍野。她知道，如果李确不出事离婚还有指望的话，此时她如果再想离婚，不但万夫所指，自己都得把自己杀死。

短信铃声响起，仍是程意：“是否安全抵达？睡了吗？”

程意在省城定居已经一年了，她和程意的偷偷见面也已经进行了一年。当年他们分手之后，程意失魂落魄地辞去了健身教练的工作，南下闯荡。程意告诉她：为了有一天能在给她爱情的同时也有能力给她足够的安全感，他这些年摸索了不少路，吃了不少苦，终于有了丰厚的积蓄，也有了足够的人